



恩格斯哲学与现时代

——评“新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责难

余其铨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恩格斯哲学与现时代

——评“新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责难

余其铨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深圳大学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 逝世 100 周年

恩格斯哲学与现时代

——评“新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责难

余其铨 著

责任编辑:宋立军

封面设计:周胜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封面编号:541001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

字数:163千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ISBN7-5633-2727-4/B·062

定价:8.00元

序 言

“新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现于西方的一股哲学思潮，“新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新，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什么“重新发现”马克思和“重新设计”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这股新思潮是西方一些学者出于某种需要，按照他们的主观意志，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标新立异、任意的解释。他们这样做，往往是违背历史真相，曲解原意，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把它弄得面目全非。

我完全同意国内一些学者的分析：“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较“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为广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马克思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包括一切非正统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想标新立异的人。^①的确，用“新马克思主义”来表示一切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合适的。这样做，可以打破西方、东方的地域性限制，而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也可以克服观点上的差异，而以非正统研究为标准，把正统与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

“新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个体系严密、思想一致的学派，而是一群思想庞杂、观点各异的学者集结在一起，进行着所谓的“重新发现”、“重新解释”、“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本书所讲的恩格斯与“新马克思主义”，其意不是说两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或者有什么理论渊源。恰恰相反，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恩格斯的观点与“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有着根本性的分歧和对立。一些“新马

^① 李忠尚：《“新马克思主义”析要》，5~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克思主义”者，出于政治和学术的种种原因，对恩格斯的哲学思想进行肆无忌惮的歪曲、篡改和责难，人为地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神话。他们这样做，不仅诋毁、攻击恩格斯的哲学思想，贬低他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者打着“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旗号，其实是大肆篡改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

当然，我们今天对待“新马克思主义”，不应采取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而应该进行具体研究和深入分析。“新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不同的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的研究探讨上，也曾提供过一些新的有用的研究资料，发表过一些令人深思和有启发性的观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和矛盾的分析批判，启发工人和群众的觉悟也起过一定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像文革时期的“大批判”那样，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全盘否定，而是应采取慎重的认真分析的态度。要允许批评，同时也允许反批评。在批评中要实事求是，要讲道理，令人信服。

当前，“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但在西方泛滥，而且也在不断地渗透入中国。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不是把它视为至宝吗？他们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证明自己观点的立论根据，提出中国要搞什么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提出要搞上层建筑的多党制，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我国理论界的一些人，不是也在标新立异吗？有的人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既不是机械唯物主义，也不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既不是一般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可简单归结为实践唯物主义，而是以主体为本质特征的主体唯物主义。还有的人说什么，恩格斯迈出了偏离实践唯物主义的关键一步，使马克思的主体唯物主义又回到客体唯物主义上去了。这些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毫无根据地说，这些错误的观点与西方“新

马克思主义”者所宣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的唯物主义等观点有什么内在联系。但是，这些错误观点在当前我国论坛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一种追求新潮、混淆视听的言论，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相悖的。也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共同创立的科学的 worldview，他们的事业和学说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恩格斯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恩格斯的种种责难，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神话，其真实的用意是为了肢解马克思主义，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惟一科学的 worldview。

本书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通过评述、引证和必要的历史考证，正本清源，弄清是非，反击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恩格斯的批评、责难，全面地、深刻地阐述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原貌，科学地说明恩格斯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珠连璧合、不可分割的关系，历史地、客观地评价恩格斯及其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1995年8月5日，是恩格斯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日。这本书是为献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而作。捍卫他的光辉思想，继承和发展他的科学理论，这是我们今天最好的纪念。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加上“新马克思主义”的资料搜集比较困难，书中肯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4年8月

目 录

导 言 恩格斯哲学的历史命运	(1)
第一章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10)
一、唯物史观的创立者和系统阐发者	(10)
二、确立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	(16)
三、建构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21)
第二章 关于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	(27)
一、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	(28)
二、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	(32)
三、马克思没有自然辩证法思想吗	(40)
四、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	(43)
五、恩格斯的“自然体系”及其历史局限性	(47)
六、结论	(55)
第三章 关于恩格斯的社会历史观	(58)
一、经济决定论与历史辩证法	(59)
二、“合力论”与机械论	(67)
三、唯物史观的解释者与创立者	(72)
四、结论	(76)
第四章 关于恩格斯的人学理论	(78)
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非人哲学	(78)
二、恩格斯的人学与费尔巴哈的人性论	(83)
三、恩格斯的人学与阶级斗争学说	(87)
四、结论	(90)
第五章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实质问题	(93)

一、唯物辩证法定义的表述·····	(93)
二、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	(96)
三、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问题·····	(102)
四、结论·····	(106)
第六章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	(107)
(1) 一、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规定·····	(107)
(101)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考察·····	(112)
(101) 三、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贡献·····	(116)
(30) 四、结论·····	(117)
第七章 关于实践与认识的问题·····	(119)
(79) 一、世界统一于物质还是统一于实践·····	(119)
(83) 二、是辩证实践论还是形而上学经验论·····	(123)
(82) 三、是辩证反映论还是机械反映论·····	(128)
(104) 四、结论·····	(132)
第八章 关于哲学体系问题·····	(135)
(71) 一、是辩证唯物论还是形而上学本体论·····	(136)
(38) 二、是科学理论的系统表述还是形而上学思想体系·····	(139)
(82) 三、斯大林的模式与恩格斯的理论·····	(144)
(76) 四、哲学与实证科学·····	(148)
(57) 五、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哲学”·····	(153)
(87) 六、结论·····	(156)
第九章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	(158)
(87) 一、“对立论”的要点·····	(158)
(28) 二、“对立论”的实质·····	(162)
(78) 三、“对立论”的由来·····	(163)
(102) 四、“对立论”的形成·····	(165)
(20) 五、“对立论”的根源·····	(168)

六、结论	(172)
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历史沉思	(173)
一、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的启示	(173)
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同异	(174)
三、理论研究的科学态度	(180)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	(183)
五、结论	(188)
参考文献	(190)
人名对照表	(194)
后 记	(198)

导言 恩格斯哲学的历史命运

恩格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它们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这里说的恩格斯哲学的历史命运，当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命运。为了反击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诋毁和责难，我们主要地是考究了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及其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的论敌，从早期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到后来的资产阶级各种哲学思潮，都毫无例外地对恩格斯的哲学思想进行篡改、曲解。后来，“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恩格斯学”等流派，出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需要，对恩格斯进行种种的责难，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贬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妄图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惟一科学的 worldview。因此，研究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捍卫恩格斯哲学思想及其肯定它的重大贡献，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命运。

恩格斯哲学跟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它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在与资产阶级各种错误思潮、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刚刚形成不久，资产阶级思想家就开始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说什么凶恶的恩格斯诱骗善良的马克思，指责恩格斯已经背离马克思等等。到了 80 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广泛传播，影响日益扩大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方面竭力复活德国古典哲学

中消极反动的东西，并在“新”哲学的幌子下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他们极力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抹杀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诬蔑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不过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的简单凑合，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上的根本性变革。资产阶级思想家还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人身攻击，诋毁他们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工人中的光辉形象。恩格斯在百忙中写下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伟大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后四十年来哲学斗争的总结。批判了新黑格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这些日益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潮，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渊源及其历史必然性，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所实现的革命变革。

社会上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无产阶级队伍内来，反映到党内来。70年代末，在俾斯麦的反社会民主党人非常法的高压下，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抬头，以伯恩斯坦为首的“苏黎世三人团”出现。他们提出要把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仁爱”的党、“和平”的党，叫嚷要改变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道路，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用“人道主义”理论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气愤，1879年9月联名写了《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恩格斯严正指出：“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①

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相呼应，积极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74页，人民出版社，1972（下引此书版本同）。

伯恩施坦。当新康德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他却说什么“社会民主党需要一个康德”。当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批判资产阶级时髦哲学时，他却说这本书中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下的定义“失去一切的确切性”，把纯粹的唯物主义和纯粹的唯心主义都说成是唯灵主义。这是对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思想的歪曲和篡改。

1889年，在恩格斯的努力下建立了第二国际。在革命的斗争中，造就了众多的理论家和革命家。国际工人运动又广泛的发展，一系列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和平发展”时期的合法斗争，使各种机会主义也日益滋长起来，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史观”、“经济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家更是加紧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进攻，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叫作“技术经济历史观”、“社会静力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生产力是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就是否定思想的能动作用，这样，“人类变成了一种机械发展的毫无抵抗力的玩物”。巴尔特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歪曲为形而上学机械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青年党员，对唯物史观的形成史及其实质也缺乏科学的认识，他们极其肤浅地把唯物史观当成万能的药方和公式到处套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在此情况下，恩格斯不顾年迈和身体多病，从90年代初起给约·布洛赫、康·施米特和保·拉法格等人写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全面地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社会意识形态的辩证法，特别是强调了关于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反作用及其相互作用，对唯物史观的内容作了重大的补充和发展，驳斥了敌人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和诋毁。但是，自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的伯恩施坦却说什么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认为恩格斯是“扩大唯物主义历史观”，“它并不是纯粹唯物主义的，更谈不到是纯粹经济的了”。伯恩施坦跟资产阶级学者巴尔特一

样,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曲解为“经济史观”。

二

1895年8月5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逝世,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的不可估量的损失。

恩格斯逝世后的几十年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革命不限于西方,而是很快蔓延到东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不但更广泛更深入而且更加具体化和民族化。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成功地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列宁总结俄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具有民族特点的哲学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后来,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成功地取得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等人提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思想,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宝库。

恩格斯逝世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也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特别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普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本国的革命实践,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弗兰茨·梅林是一位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写过许多重要著作,如《莱辛传奇》、《论历史唯物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等。特别是他对新康德主义、资产阶级思潮方面的批判,有着很大的成就。保·拉法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杰出的宣传鼓动家。在哲学方面,拉法格是以批判唯心史观、论证唯物史观而著名。他曾写过《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

康德的唯心主义》、《思想起源论》等著作。他以鲜明的观点、明快的笔调和严密的逻辑宣传、论证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而著称于世。还有意大利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第二国际杰出的理论家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早期的卡尔·考茨基在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也做出了贡献。

但是，由于他们的理论功底不够深厚，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缺乏全面的了解，因此他们在宣传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时，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对一些重要的原理作了歪曲的解释，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比如，梅林很少去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他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持否定态度，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仅仅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否定它是普遍的世界观。拉法格错误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称之为“经济决定论”，没有彻底划清历史唯物主义与机械论的界限，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只重视经济的决定作用，否定思想观念的反作用。这样，拉法格的观点给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以攻击唯物史观的可乘之机。拉布里奥拉虽然很重视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但是他对“辩证法”和“辩证方法”有过错误的认识，他曾给恩格斯写信建议把“辩证法”概念改为“发生法”。恩格斯严肃地批评了拉布里奥拉的错误观点。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伯恩施坦还算不上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因为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他就堕落为修正主义者，全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在第二国际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以致赫赫有名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第二国际最大的理论权威考茨基也受其感染。考茨基百般包庇伯恩施坦的错误，对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解脱、辩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考茨基彻底脱掉“中派”的外衣，堕落为无产阶级的叛徒，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考茨基是用形而上学的进化论和均衡论来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用达尔文的生存斗争理

论来取代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第二国际后期哲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主要是用庸俗进化论和形而上学机械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三

到了本世纪的20—30年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方面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在欧洲出现了革命浪潮的回落,匈牙利、波兰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卢卡奇和科尔施对东欧的革命道路进行总结和反思,分别写作和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他们批判第二国际的机械论和庸俗进化论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片面地把第二国际的理论上的错误根源归罪于恩格斯,从而批判恩格斯却是错误的。由于他们两人首先向恩格斯发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开了个很坏的先例,给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卢卡奇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历史、社会领域的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是没有的,只是恩格斯“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扩大应用于自然界”。他批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讲辩证法时不讲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这一辩证法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卢卡奇还责难恩格斯关于实践的定义和内容,说什么“恩格斯最深的误解在于他关于工业和科学实验的行为构成辩证哲学意义的实践的观念”。卢卡奇认为科学实验只是纯粹的直观,它不可能构成实践。卢卡奇还反对恩格斯的反映论思想,认为反映论是以一种非辩证的方式把思维同存在割裂开来,而不是把它们看作客观过程和主观意识在无产阶级活动中达到统一。卢卡奇对恩格斯的种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把第二国际的理论错误与恩格斯联系起来更

是毫无根据的。

科尔施诋毁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他认为恩格斯晚年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论述,改变了马克思的学说,“轻率地承认上层建筑同基础之间,意识形态的发展同经济、政治的发展之间可能发生所谓的‘反作用’,因而给这一新的革命原理的基础造成了完全不必要的混乱”。他要求人们只去描写经济现象和上层建筑现象,而不涉及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或原则,他是用实证主义来反对恩格斯的历史辩证法。

卢卡奇和科尔施对恩格斯的批评、责难,对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西方学者把卢卡奇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始祖。正如英国《新左派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所评价的:“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遗产发生决定性的双重批驳而开始的——这种批驳是由科尔施和卢卡奇分别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和《历史与阶级意识》两书中进行的。从那时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所有思潮——从萨特到科来蒂,从阿尔都塞到马尔库塞——一般都反对恩格斯后来的著作。然而,一旦恩格斯的贡献被认为不值一顾,马克思本身的遗产的局限性就显得比以前更加明显,对它加以补充也就更成为当务之急了。为此目的而在欧洲思潮范围内求助于更早的哲学权威,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视为理论上退到了马克思以前。”^①

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在西方掀起了强劲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研究热。异化、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中心。西方学者极力推崇《手稿》,认为是马克思真正的、成熟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华所在。《手稿》的第一个德文版本的出版者朗兹胡特和迈耶尔认为,《手稿》是“新的福音

^① 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78页,人民出版社,1981。

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它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隐秘的含义，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是“概括了马克思的全部精神范围的惟一文献”。德国学者德曼在他的《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认为《手稿》“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进程和全部含义具有决定的意义”。又说，《手稿》说明了马克思的成就的顶点是在1843年至1848年间，晚年的著作暴露了马克思的创作能力的衰退和削弱。西方学者高度赞扬《手稿》，是在于把异化、人道主义、人性论看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精华。他们提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按照青年马克思的观点来评价或“净化”老年马克思和老年恩格斯。他们已经开始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

到了本世纪的40—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有所变化，50年代初斯大林的逝世，接着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在世界范围内又兴起了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热潮。这时候，在西方出现了“马克思学”、“恩格斯学”，这股热潮到1972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发表时达到了高峰。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在这股热潮中，除了高度赞扬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之外，就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把矛头指向恩格斯，把恩格斯哲学看作是斯大林错误的渊源。奥地利的马克思学家古斯塔夫·A·维特尔在一本《辩证唯物主义》书中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受着最初由恩格斯在小册子《费尔巴哈论》中传播的一种不幸的误解所支配。”他认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来自恩格斯，是背离马克思人本主义哲学的。美国学者诺曼·莱文出版了《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从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和革命策略等各个方面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说什么有两种马克思主义：一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这